

吴英恺 编

老专家谈 医学成才之道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老专家谈医学成才之道

吴英恺 编

北京医科大学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京〕新登字 14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专家谈医学成才之道/吴英恺编. -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1995

ISBN 7-81034-525-7

I. 老… II. 吴… III. 医学家-经验 IV. R1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06617 号

老专家谈医学成才之道

吴英恺 编

责任编辑:林呈煊

*

北京医科大学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联合出版社出版

四方计算机照排中心排版

北京昌平精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25 千字 243

1995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印数: 1001—3000

ISBN 7-81034-525-7/R·523

定价: 13.00 元

老 专 家 谈
医 学 成 才 之 道

吴阶平题



前 言

医学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长期的医疗实践和认真地累积经验与总结经验。为此，我于1994年春写信给我比较了解和便于联系的五十几位老医学家，请他们亲笔撰写自己几十年在漫长的医学道路上的经验体会，包括治学之道、行医之道、创业之道和育才之道，藉以交流经验，并对中青年医学工作者有所启迪，有所激励。卅几位老医学家接受了邀请，并根据各自的经历和认识写出了专稿。另有几位近年谢世的医学家，有的从他们的有关文献中转载了其代表作，有的由其同道专家撰文介绍。如此形成这本《老专家谈医学成才之道》，由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出版，有其特色，有其用心。

卅几位撰稿人都是学有专长、对我国当代医学卓有成就和贡献的医学家。他们的专业不同，经历不同，但有许多共同的特点，包括学医爱医，好学不倦，锐意钻研医术，全心全意为新中国医疗保健事业和医学科学发展献出毕生精力，克服困难，不断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成就。他们医德高尚，学风严谨，扶植后学，业绩累累，培养一代又一代的专业人才。他们的经验体会是值得大家认真学习参考的。

我国现代医学在新中国成立四十多年来，突飞猛进，在有些领域已步入国际先进行列。展望廿一世纪，我国的医疗保健事业和医学科学水平必将有更大、更快的发展。为此，我们必须加倍重视人才的培养，至望我国中青年医学工作者要在已有的基础上，发扬老一辈医学家们的优良传统，再接再厉，在医学各个领域取得更大的发展。中青年同道们，未来是属于你们的，廿一世纪是属于你们的！

吴英恺

目 录

前 言.....	吴英恺
----------	-----

(以下按姓氏笔划排列)

创新是时代的需要.....	马永江(1)
从医五十年.....	王凤莲(4)
发展中国神经外科, 跻身于世界医学之林.....	王忠诚(16)
实践不忘读书, 一生受益非浅.....	王惠玲(23)
做临床病理工作的体会.....	王德修(28)
我所走过的路.....	王澍寰(33)
医学成才之道.....	邓家栋(44)
热情、勤奋、拼搏、开拓.....	刘力生(48)
爱业敬业献身医学影像学事业.....	刘玉清(56)
浅谈医学教育的几个问题.....	冯传汉(62)
勤奋就是聪明.....	石毓澍(69)
机遇偏爱思想上有准备的人.....	朱既明(75)
学医从医五十年.....	孙衍庆(80)
中西医结合三十八年历程回顾.....	陈可冀(89)
根治绒癌	宋鸿钊(103)
勤奋学习、艰苦创业, 为建设有特色的心血管外科 而努力奋斗	汪曾炜(124)
学习杨崇瑞老大夫的牺牲精神造福人类.....	严仁英(132)
对成长的体会.....	吴阶平(140)
谈医道.....	吴英恺(154)
在中西医结合道路上的实践与探索.....	吴咸中(164)
外科生涯四十年.....	李 平(174)
从胸外科专家——医学教育家——医学科学家 看黄家驷教授学术思想的发展.....	杨国忠(182)
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的经验体会.....	尚天裕(186)

妇女的保护神——纪念林巧稚大夫·····	郎景和(197)
学习、锻炼、创新·····	张乃铮(202)
临床医生要讲究思想方法的修养·····	张孝骞(209)
良师引路、潜心修身——我的个人成长经历·····	张金哲(213)
勤学苦练、自强不息·····	胡旭东(227)
为医学科学事业奉献终生·····	胡亚美(230)
事业发展我成长·····	赵光胜(232)
一生坎坷 追求不止·····	姜泗长(237)
热爱本职工作、勤奋实践是成功之路·····	翁心植(256)
青年外科医师的培养·····	曾宪九(262)
我的回顾·····	谢少文(268)
无垠医海广遨游·····	傅世英(276)
医学成才之路·····	葛秦生(286)

创新是时代的需要

第二军医大学泌尿外科教授 马永江*

我是一个年已八旬的医学工作者，虽说本世纪绝大多数时间都从事与医学专业有关的工作，但自感还是仅仅开始，需要学习新知识，解决新问题，为跨入二十一世纪，需要继续奋进！

现代医学发展主要呈现二个趋势，一方面是医学向精细分科和微观方向发展，出现了显微医学、分子医学和量子医学等等。其特征是以微电子技术广泛应用于医学领域；另一方面是医学向宏观和多学科方向发展，形成整体医学，出现了社会医学、行为医学和宇宙医学等等。简言之，现代医学的发展，首先是精细的分科和多学科综合的辩证统一；其次是向微观和向宏观发展的辩证统一。

同时，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社会环境与心理因素对人体健康与疾病发生的重要影响。因此，由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的紧迫性也越来越为多数人所接受。

近年来，在欧美、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出现了科技综合体，在医学科学就是教育、科研、临床、生产的综合体，即 E R C P 综合体。综合体的职能，强调培养创造型人才，并把创造型人才的科研活动与国家的生产发展联系起来，如美国休斯顿市的德克萨斯州医学中心，日本的筑波科学城等等都是属于这类综合体。

从世界发展趋势，很明显地表明，培养医学生不再是仅仅掌握医学专科知识，而是要求培养成为一个以医学专业为主的全方位具有创造性的人才，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跨世纪人才的需要。

* 蒋小龙协助整理

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人才，是跨世纪人才的关键。要创新必须先要有创新的意思，这样就能接受新的机会并适应改变。人们可以用愚蠢的、不实际的点子当垫脚石，以激发实用的新点子，人们也可以偶尔打破现有规则，并在专业领域之外寻找新创意。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艾伯特·詹奥吉说过：“发明就是和别人看同样的东西，却能想出不同的事情”。如果你要更有创造力，就是要在和别人看同一东西，而能“想出不同的事情”来。

要创新，首先要有知识，因为知识是创新的源泉，学习各种基本知识，不断吸收新知识是创新的基础，这就需要读大量的书，读专业书，也应该读专业以外的书，我至今还保持着每天读书的习惯，不仅读本专业的书，还读专业以外的书，如美国的时代杂志、读者文摘等等，都是我常读的刊物。外出讲学，参观各地名胜，只要有一点启发，哪怕是对联、典故等等都当场记录下来。显然，知识本身不会使一个人具有创造力，而是需要活用知识，要活用知识和经验来寻找新点子，新创意，就是需要不断地实践，在临床实践中，在科研实践中，激发新意。

然而，创新它有时将有悖于传统，尤其是我们现在大学的教育模式是欧洲二百多年前工业革命初期根据当时时代需要和社会条件形成的教学思想，搞的是智育第一，虽然又增加德育和体育，提出要全面发展，但实际上，德、智、体各成系统，互不关联，学校体制自成体系，自我封闭，与社会脱离；传统的教育思想又深受几千年封建统治阶级人才观的影响，只要听话、驯服就行，不注重独立思考的能力，在教育方法上用灌输式、填鸭式，在看人上往往用一个固定的尺度、框框去要求人才，抹杀人的个性，造成没有个性的平庸之才，这一切，无疑使受教育者的主动性、创造性大大受到限制。

因此，创新意识的培养，还要敢于、善于与腐朽的压抑的传统教育思想斗争，要确立一个敢于、善于克服各种阻力的意志，应努力做到知难而进，发挥自己的超常力量；善于赶走自己头脑中“消极”这个可怕的幽灵，要舍得花大力气；不要放弃希望，大胆

地正视心中忧虑的事情，能努力尝试，也就有精力和动力来保持勇气。

九十年代，犹如二十世纪的夜晚，夜晚给老年人带来平静，给青年人带来希望，成功是希望与奋斗的结合，创新是勇气与智慧的体现。

从医五十年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临床免疫学研究室主任 王凤莲

选定医学道路

1925年12月24日我出生在青岛。这是一座山峦起伏、碧海蓝天、绿树红瓦，风景绮丽的滨海城市。我是九个兄妹中最小的一个。1938年毕业于青岛江苏路小学。正是七·七事变后第二年。在姐姐的建议下，我考入青岛私立圣功女中，是美国天主教会办的，设备好，管理有方，教师都是一流水平。学生全部住校。除了语文、数学、理化、史地等课程用中文教学外，英文、美术、烹饪、手工……等全用英文上课。并由美国修女照料我们的起居生活、吃饭、睡觉、作游戏和各种活动、随时要用英语会话，并能阅读英文版天方夜谭、灰姑娘、项链等小说。这为以后提高英文水平，打下了基础。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圣功女中被迫关闭，我转学到市立女中读高中。这所学校全然是另一种气氛。除校长、教务长外，还有日本教官，日文课时很多，亦相当深，而英文课形同虚设，老师无精打彩地带读英语。上到高二，校长、语文和理化老师都被捕了，据说他们是共产党员。我们几位同学办了一个“路”半月刊，借鲁迅的一句话：“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没办上几期，便接到了恐吓信。课上不成，又不准集会，只得自学语文和理化。为了不荒废学到的英文，我们3、4个同学便跟一位美国传教士上英文查圣经班，还参加唱诗班。但我们是醉翁之意

不在酒，对信教没有兴趣，目的是多点机会学习英文。

青岛是一座崇尚体育的小城。我家兄姊都爱好运动，早在1935年哥哥王凤亭在南京金陵大学获体育运动江南十项第一，又是足坛名将。姐姐王凤杰出国赛排球、垒球很有名气。我也爱运动、姐姐就是我的教练，每天早晨到公园和男孩子们一起训练。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多次获青岛市、华北及全国运动会一些田径项目的冠军。特别是短跑我还曾打破全国纪录。此外，我对滑冰、游泳、排球、骑马都很喜欢。

虽然当时许多主要课程是靠自学，在青岛全市高中毕业生会考中，我名列第一。并获得“卓越群伦”的题词的嘉奖。

接着面临高考，我哥哥有的学园艺，有的学畜牧，有的学机械，我姐姐都学教育。我学什么呢？简单的想法，旧社会女子参加工作被看为“花瓶”，受歧视。我身体好，能吃苦耐劳，选个学制长，功课累的医科学一学，将来可以为人治病，不受人欺，不论谁求我看病，也得称一声“大夫”！于是背上小包，支身到北平投考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和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结果都考取了，但我选了学医的道路。1944年秋入学，我开始攻读医学。

艰苦的学生时代

顺便提一句，在我读高一时，曾到北平参加全国运动会。囊括了100m、200m短跑及400m接力冠军。当时，北师大一位老师跟我说：“你不用读完高中，现在就可以来上师大体育系”。我纵然酷爱体育，只是为了锻炼身体，而当时的社会背景，若把体育作为职业恐不妥当，所以没有同意。事隔两年，我既考上师大生物系，那老师又来动员我，只要肯进师大，随便我上哪个系都行。我也有思想斗争，看到师大上课住宿都在一个大院里很方便。住宿条件好，伙食好，吃大白馒头，四菜一汤，一切公费。而上北大医学院，虽然也算住校。可宿舍在和平门外后孙公园，上课则在西四北西什库后库，每天骑车奔波。伙食差，早上一碗玉米面

糊，正餐吃玉米面发糕，糜子米饭，中午带个饭盒，学校里无处热饭，冬日里，坐在南墙根下，晒着太阳，吃带冰碴的糜子米饭，苦不堪言。就这样，师大一直为我保留学籍半年多。我慎重考虑还是没去。为了自己认定学医的目标，宁可受苦，继续读医学院。

大学一年级课程重，除了医学基础课外，还要上日文，每周又加了十节课德文。唯独没有英文课。当时是德日派掌学校大权。记得生理学老师是日本人一福田先生，日文授课，日文记笔记，连考试也是用日文答卷。

一年后，抗战胜利了。德日派教师全部撤走。北平协和医学院也曾因太平洋战争而停办，可是该院大部分教授、名医都在平津。自此我院从院长、教务长和教授全换成老协和英美派。这些老师们学识渊博，讲课生动，深入浅出。只是中文特别是医学专业名词说的不算太流利，只得夹杂着用英文讲。这样也好，在我们学专业的同时，记住了许多英文医学术语，这对阅读英文书刊很有帮助。

读临床课时，我最喜欢小儿科，是由诸福棠老师和谢少文老师讲授。我向谢老师吐露了我的想法。他告诉我，儿科主要两个大问题，一是传染病，一是代谢紊乱。要想成为一名好的儿科大夫，必须打好细菌学、生物化学基础。我遵循老师指点，继续前进。

1947年，协和医学院复校了。一些在北大医学院任教的教授纷纷回协和。谢少文教授回协和医学院任细菌免疫学系主任。1948年夏我在北医读完了理论课，申请到协和细菌免疫学系实习进修，被批准。从此，我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学习环境。

在协和医学院打基础

1948年7月1日，我踏进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细菌免疫学系。系主任谢少文教授亲自为我安排了学习内容。

记得除了上课外，谢老师把新的有关外文期刊介绍给我们。指导我们如何作读书卡片、写文摘，写综述。要求每周必须交一篇

英文文摘。每三个月交一篇综述。谢老师都逐字逐句批改作业。参加临床病理讨论会，对分析病情，提高治疗水平很有帮助，但毕竟有点事后诸葛亮的感觉。谢老师倡导了临床细菌讨论会，参加内科查房，每两周带我们去传染病院一次，结合教学到生物制品研究所看菌苗制备等等。如此，可将我们的专业知识密切结合临床实践。还让普通话讲的好的老师教大家说普通话，以增强表达能力。

在谢教师给医学生讲课时，留出 15 分钟，叫我练习讲一个小题目。我认真备课，内容特丰富，讲得飞快，恐学生只闻其声，不解其意。在我讲课时，注意到谢老师坐在后排，正记着什么？心想，我讲的这点东西，他为何还要记笔记？后来才明白他是在记我讲课的优缺点，给予指导。经反复练习，才体会到讲课不仅要看对象，准备合适的内容，更需在讲解难点、重点、音量、速度等方面下功夫，才能提高教学效果。

谢老师注意培养我的实验操作能力，但比较放手。作不好，给予指导，改正，印象极为深刻。记得我第一次做固体培养基时，把加热融化了的琼脂培养基分装到试管内，但未及时摆成斜面，结果琼脂凉下来全成了直棍。无菌操作也不合格，60%污染了杂菌，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看来只学到一些理论，是远远不够的，要多实践，多动手，熟练操作技能。以后在培养基室、细菌培养室和血清实验室轮转干一年，掌握了操作技术。同时，还经常复查技术员做的化验结果，到病房观察病人病情，结合临床分析实验结果。

研究工作方面，谢老师叫我做难生长的结核菌培养，包括培养基改进、初次分离、分型，对各种抗生素的敏感实验，耐药菌的致病力以及动物试验等。我通过认真查中、外文资料，写综述，搞设计，进行实验研究。我平日虽较用功，但星期天贪玩未到实验室去。有一次星期一早上，谢老师交给我一只死地鼠，告诉我他星期天来实验室看到我的实验动物死了一只，赶紧取出包好置冰箱保存待解剖，以免腐烂。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在以后的日

子里，不论假日、节日，我都要连续细心观察我的实验动物。除此之外，谢老师还组织英文读书报告会，让我们练习用英语讲述研究结果，交流讨论读书心得，很有收获。

1949年，协和医院小儿科复建。周华康教授自人民医院返回协和任小儿科主任。我申请到儿科又被批准。决定上午在儿科，下午仍在细菌科。在儿科，起初，患儿的父母看我太年轻，都不肯找我看病。后来他们发现我看过的病人都由周主任复查，都纷纷来找我。周主任便把候诊患儿先扫视一遍。他经验丰富，一眼就能看出哪个患儿属哪种类型的病。为了扩大我对儿科疾病的知识面，周主任每天都挑选不同病种的患儿叫我先看，需用英文书写病历，分析病情，开药方。然后，周主任细心复查，纠正错误。如此耐心培养，使我进步很快。

当时，病儿中患结核性脑膜炎的很多，结合我在细菌科所作结核病细菌、血清学研究，我自患儿脑脊液中分离培养结核菌；并用微生物测微法检测患儿在肌注及鞘内注射链霉素后，脑脊液中的链霉素含量。发现结核性脑膜炎患儿脊髓鞘的通透性在患病早期要比晚期大。从而改变了当时链霉素先鞘内注射，而后再肌注维持的常规疗法。通过临床实践和参加实验室的科研工作，使我改变了当一名临床大夫的初衷。发现许多临床问题有待一些无名英雄在背后干一些艰苦的研究工作，以推动医学事业的全面发展。我反复斟酌了几个月，终于选定了专业，继续作细菌免疫学。1950年6月实习期满，正式毕业。谢少文教授将我留校当助教。

全国一些地方及军队的医学院校和医学科研机构，大批需要人才。在50年代初期谢老师开办了高级师资训练班。作为助教我担任了辅导课、带实习，协助答疑等项教学环节。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们一起讨论疑难问题，共同提高。

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与谢老师合写的《我国北方波浪热——29病例之临床报告》，除刊于中华医学杂志外，也刊于 Amer Jour of Trop Med, 1949。在结核菌的系列研究中，有自病人初次分离结核菌的培养基的改进。用黄豆、豌豆培养基代替了传统用

牛奶、鸡蛋作的 Löwenstein 培养基，价格便宜，效果很好。我把分离的结核菌株全部测定了对常用抗结核药物——链霉素、异菸肼、PAS——的耐药性。并把不同程度的耐药菌株做对动物的致病力试验。传统的方法只知豚鼠对结核菌易感，但豚鼠很贵。我们试用了便宜、易得的地鼠，无论是皮下、腹腔内还是睾丸内注射，都能使地鼠患结核病。在动物试验中，发现对异菸肼耐药性高的结核菌株，其致病力有所下降。在用家兔作结核菌分型过程中，初步看出自痰中分离的菌株，多系人型结核菌。而自骨、关节结核分离出的菌株，多系牛型结核菌。另一有兴趣的问题有自痰、尿中常分离出一些带色素的非典型抗酸菌。以往人们认为这是一些腐物寄生菌，并不去注意它。通过动物试验，其中有些菌株致病力相当强。改变了人们对它的忽视。以上研究结果分别发表于中华结核病科杂志和中华医学杂志。在当时属国内领先水平。中华结核病科杂志主编朱贵卿教授聘请我任该杂志编委。那时我只有26岁。在编委会中，通过审稿，参加稿件评审讨论，跟知名专家学习到办医学杂志的经验。

在协和医学院的八年中，我在医学教学、实验操作和科学研究方面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在谢老师的直接指导下，通过为高级师资班、本科生助教，为营养班，护士班讲课，带实习等，我学到了教学方法，也积累教学的经验。通过临床细菌、血清学化验的实际操作和复查技术员的化验报告，学到了诊断未知菌的真本领。在科研方面从查文献、写综述、实验设计、实验操作，到总结实验结果、分析讨论，学到一套完整的科研方法，初步具备独立工作的能力。被晋升为讲师。

在阜外医院开展细菌免疫工作

1956年吴英恺院长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科医院。自协和医学院内、外、基础各科挑选了17名骨干力量到胸科医院开展工作。我也是其中之一。

这所新型的胸科医院由军委后勤卫生部大力支持。为“多施肥、多浇水”单位。从各大军区调集人才、修建实验室、购置仪器药品，雷厉风行。我负责细菌血清室的建立。对所需器材熟悉、不到三个月购置齐全，安装就绪、开展了实验工作。除常规医疗化验外，做了鼠型结核菌菌苗，其免疫效果相当好。还做了结核病人血清抗体测定以及结核瘤肺切除后瘤内及支气管残端结核菌分离、病理观察的综合研究。此论文由吴院长带到莫斯科学术交流、获得好评。

1958年全体员工来到新建成的阜外医院。命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心血管病研究所。我院性质由胸科逐渐转为以心血管病为重点。我除了搞细菌免疫工作外，还兼管检验科。培养青年技术人员，形成强有力的工作班子。与齐长才、李馨如合作主编《细菌血清检验手册》一书。还参加吴英恺教授主编的《胸部疾病》一书的编写，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科研方面虽拟定了“赶英超英”的计划，因这段时间——1956~70年抓“阶级斗争”一反右、拔白旗、四清及文革等政治运动而未能实现，科研进展不大，主要结合临床作心血管免疫。为了解决心脏移植中免疫排异问题，建立检测机体免疫功能的实验方法，减弱移植物的抗原性，抑制受体的免疫反应等。这些问题当时国际上解决的也不好，我们的工作起步不算晚，落后不太多。但，此时院里已有两派看法。一派认为作为医学科学院，我们应该研究高水平的课题。另一派则认为应该砸烂高精尖的研究，到农村去为贫下中农治疗常见病，多发病。

农村医学实践

1970年走“6、26道路”带领全家到甘肃酒泉总寨公社安家落户。由27名自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来的医护人员办起农村卫生院。当时医务人员下放的原则是省管省、市管市、中央管边疆。我们到总寨叫一杆子插到底，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贫下中农敲锣打鼓，夹道欢迎。高呼“毛主席派医生来了”。